



弘一法师 全集 01



佛学·杂记

李叔同 著

曾有着对红尘深厚的爱，

却忽然荡舟而去，

进入一个四大皆空的洁净世界，

一个孤独却能孤独至灵魂丰满的世界。

李叔同 著

弘一法師

全集 01

佛學·雜記

序 言

弘一法师出家前名李叔同。皈依佛门之前，他已在文学、律学等等各方面都颇有造诣。人生的一个转折让悟性极高的李叔同出家归隐。从此佛门多了一位修为甚高的法师。弘一法师的智慧与超然让世人敬仰，他的定力与慈悲让世人敬重。

在浮躁的世俗社会中，很多人都试图从弘一法师的文字作品中获得智慧，继而获得内心的宁静，找到心灵的归宿，鉴于此，通过对民国时期有关弘一法师的资料查找甄别，本套丛书收集了所有现存的弘一法师的全部文字，《弘一法师全集》由此而诞生。

本套丛书共四册，内容包含弘一法师讲经说佛的文字、以及他的书信，另外还包括法师出家前谈艺的全部文字。需要特别说明的

是法师的书信部分，书信大多是写给友人的私人信件，有的信件同时随附明信片，所以有些书信在正文内容结束之后，另有法师的“附白”或“又白”等另附的内容。个别书信因保留不全，无法查证收信人姓名，遂本着求真、求实、求全的做事风格将，将此类书信中现有内容编入书中，以期读者能看到法师的最全最真的著作。

本套丛书将使读者和弘一法师零距离接触，使大家系统而深层地了解法师一路走来过程，感受法师的宁静与超越世俗的大智慧，使内心得到洗礼和重塑，让漂泊的心有所依托。另外，本套丛书内容全、包装精致清雅，也是适合收藏的经典套系。

第一部分
弘一法师杂记

【目录】

初到世间的慨叹·	〇〇二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〇〇六
艺海畅游的乐趣·	〇〇八
遁入空门的修行·	〇一一
断食日志·	〇一四
追求津学的真谛·	〇二五
从容弘法的感悟·	〇二七
余弘津之因缘·	〇三〇
南山津苑住众学津发愿文·	〇三二
在家津要之开示·	〇三三
问答十章·	〇三四
木轮相《不杀》·	〇四〇
证辨学津义八则·	〇四一

第二部分 弘一法师在各地讲法汇集

- 壬申十月在厦门妙释寺讲·〇四六
为性常法师掩矣笔示法则·〇四九
性常关主慧药师法门修持课仪略录·〇五一
药师如来法门略录·〇五五
药师如来法门一斑·〇五八
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〇六一
癸酉在泉州承天寺讲·〇六六
癸酉正月在厦门妙释寺讲·〇六九
癸酉五月在万寿岩讲·〇七三
癸酉闰五月五日在泉州大开元寺讲·〇七六
癸酉七月十一日在泉州承天寺为幼年诸学僧讲·〇七九
万寿岩念佛堂开堂演词甲戌八月·〇八二
十一月在泉州承天寺律仪法会演讲记录·〇八五
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〇九八
南闽十年之梦影·一〇五
泉州开元慈儿院讲录·一一四

戊寅年六月十九日在漳州七宝寺讲·一一八

戊寅十月六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讲·一二一

戊寅十月七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讲·一二八

戊寅十月八日在安海金墩宗祠讲·一三二

关于净土宗·一三七

戊寅十一月十四日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同学会席上讲·一四七

己卯四月十六日在永春桃源殿讲·一五一

己卯四月在永春普济寺讲·一五五

庚辰地藏诞日在永春讲·一五九

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讲·一六二

临终助念·一六六

第三部分 大师说律解经手书题记

大师说律解经题记(一)·一七四

大师说律解经题记(二)·一八二

大师说律解经题记(三)·一九二

大师说津解经题记（四）	· 一九五
大师说津解经题记（五）	· 二〇四
大师说津解经题记（六）	· 二一八
大师说津解经题记（七）	· 二二三
大师说津解经题记（八）	· 二二七

第四部分 书、画等的序和跋

序	· 二三二
跋	· 二三九

第五部分 弘一法师编说经悟佛及格言别录

（一）弘一法师说经悟佛	· 二四六
（二）格言别录	· 三〇一

【第一部分 弘一法师杂记】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乎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在晚年的时候，他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20岁，而我父亲已近68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我与母

亲的处境很是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作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开始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20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这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疑我的天

性也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就拜在常云政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开始攻读各种经史子集，并开始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在我13岁那年，天津的名士赵幼梅先生和唐静岩先生开始教我填词和书法，使我在诗词书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功力也较以前深厚了。为了考取功名，我对八股文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因此得以在天津县学加以训练。在我16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因过去所受的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也开始抬头了。我开始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却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戏曲，也因此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票友。在此期间，我结识过一个叫杨翠喜的艺人，我经常去听她唱戏，并送她回家，只可惜后来她被官家包养，后来又嫁给一个商人作了妾。

由此后我也有些惆怅，而那时我哥哥已经是天津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师了，但是有一点我很不喜欢，就是他为人比较势利，攀权倚贵，嫌贫爱富。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向他说起，他不接受，并指责我有辱祖训，不务正业。无法，我只有与其背道而驰了，从行动上表示我的不满，对贫贱低微的人我礼敬有加，对富贵高傲的人我不理

不睬；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我却不冷不热。在别人眼里我成为了一个怪人，不可理喻，不过对此我倒是无所谓。这可能是我日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决定因素！

遇见精神的出生地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是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作为一名高校的艺术教师，我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中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略通的人，那段时期也该算我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吧；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我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1912年3月，我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我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大学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曾说，“我本性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我那时已人到中年，而且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我早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而在这之

前，无论是在我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还是在我“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抑或是在我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我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1918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我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9月下旬，我移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我辗转披读了马一孚送我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藕益智旭与见月宝华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我后来的一切事物就是从事对佛教律学的研究，如果说因此取得了一点成绩，也正是此开始起步的。

对于我的出家，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为此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原由与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这在我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我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人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我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就我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出生地。

艺海畅游的乐趣

有人说我在出家前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等，出家后这些造诣更深。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人生兴趣而已。我认为一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应多学一些东西，不见得样样精通，如果能做到博学多闻就很好了，也不枉屈自己这一生一世。而我在出家后，拜印光大师为师，所有的精力都致力于佛法的探究上，全身心地去了解禅的含义，在这些兴趣上反倒不如以前痴迷了，也就荒疏了不少。然而，每当回忆起那段艺海生涯，总是有说不尽的乐趣！

记得在我18岁那年，我与茶商之女俞氏结为夫妻。当时哥哥给了我三十万元作贺礼，于是我就买了一架钢琴，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并尝试着作曲。后来我与母亲和妻子搬到了上海法租界，由于上海有我家的产业，我可以以少东家的身份支取相当高的生活费用，也因此得以与上海的名流们交往。当时，上海城南有一个组

织叫“城南文社”，每月都有文学比试，我投了三次稿，有幸的是每次都获得第一名。从而与文社的主事许涣元先生成为朋友，他为我们全家在南城草堂打扫了房屋，并让我们移居了过去，在那里我和他及另外三位文友结为金兰之好，还号称是“天涯五友”。后来我们共同成立了“上海书画公会”，每个星期都出版书画报纸，与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仁们一起探讨研究书画及诗词歌赋。但是这个公社成立不久就解散了。

由于公社解散，而我的长子在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不久后我的母亲又过世了，多重不幸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于是我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天津安葬，并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回天津，我独自一人前往日本求学。在日本我就读于日本当时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上野美术学校，而我当时的老师亦是日本最有名的画家之一——黑田清辉。当时我除了学习绘画外，还努力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我确实是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享受。

我从日本回来后，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衰民困，金融市场更是惨淡，很多钱庄、票号都相继倒闭，我家的大部分财产也因此化为乌有了。我的生活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为此我到上海城东女校当老师去了，并且同时任《太平洋报》文艺版的主编。但是没多久报社被查封，我也为此丢掉了工作。大概几个月后我应聘到浙江师范学校担任绘画和音乐教员，那段时间是我在艺术领域